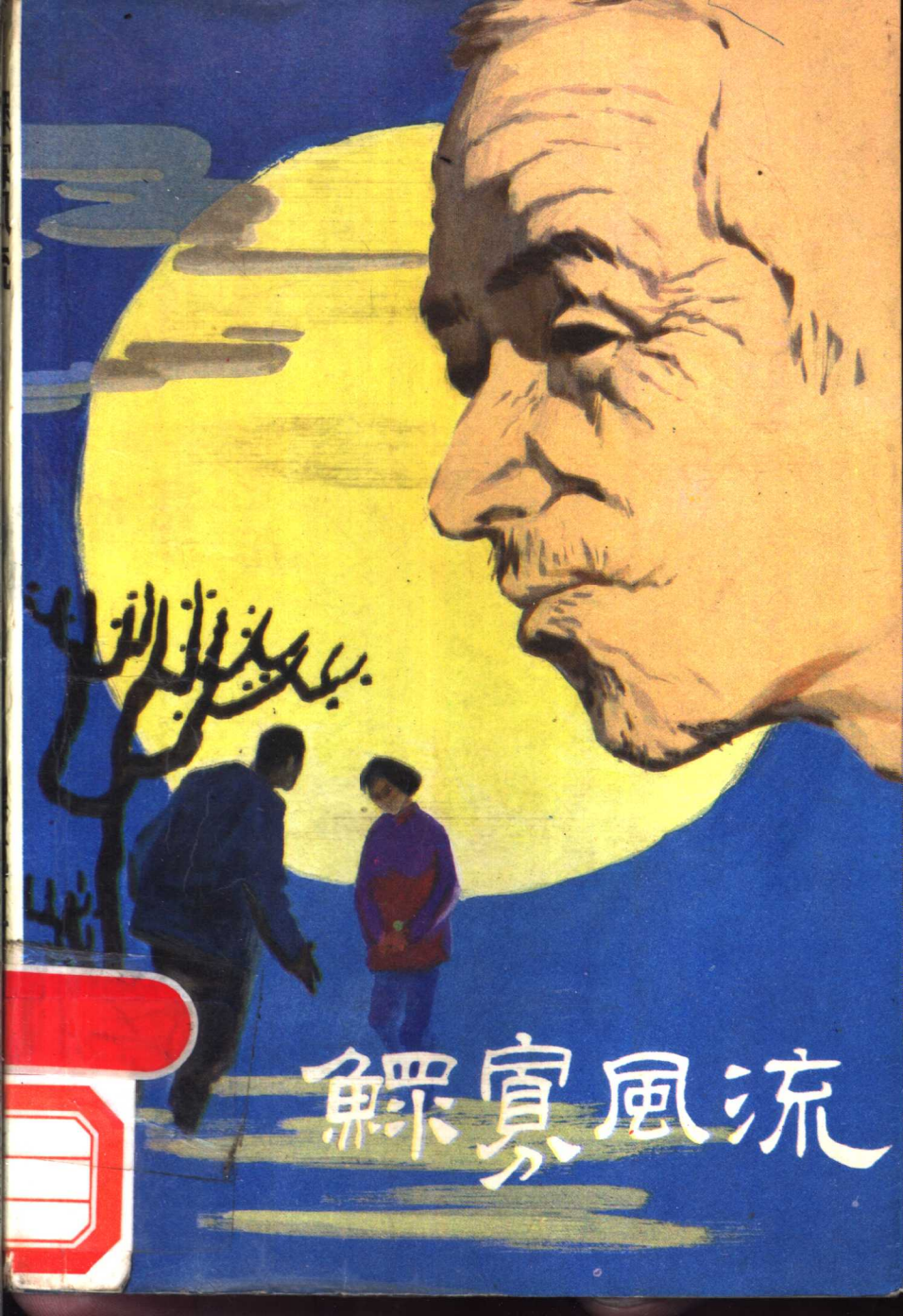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鯨寡風流

鰥寡风流

李惠文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侯 潞 生
封面设计：贾 立 群

鳏寡风流
Guangua Fengliu

李 惠 文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 尔 滨 道 里 地 段 街 179 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附 属 厂 制 版 齐 齐 哈 尔 第 一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1/32 · 印 张 10 4/16
字 数：200,000
1989 年 2 月 第 1 版 1989 年 2 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11,265

ISBN 7-207-00883-X/I·174 定价：3.3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鳏寡热恋屋檐下 昏聩之中甘解囊	1
第 二 章	兄弟翻脸酿成祸 乘人之难戏人妻	15
第 三 章	敢冒风险遭奚落 阴森面孔难乞晴	28
第 四 章	被逼失节心撕裂 巧取豪夺云雨翻	41
第 五 章	居心叵测图少女 鬼域伎俩神附身	55
第 六 章	祸不单行无怨恨 疑妻孤灯照影双	67
第 七 章	难舍难离真情吐 阴谋暗算假订婚	81
第 八 章	假套亲戚真上告 奸人妻女甘受逼	94
第 九 章	冤家路窄途中遇 逃出魔爪又被擒	108
第 十 章	越狱潜逃隐错身 蒙面抢劫复落网	121
第 十一 章	快活之梦情窗破 逆子怒砸老子窝	134
第 十二 章	逼人绝路反遇害 恶人须得恶道降	147

第十三章	明着绝食暗中吃 放纵淫欲遭狼夹	160
第十四章	燃眉之急盼情侣 悲喜交加泪满腮	174
第十五章	挑拨离间爹娘散 生离死别哭断肠	187
第十六章	插足者下场可悲 抓凶手老望遭冤	202
第十七章	好坏事端齐下手 双燕枉飞单出头	216
第十八章	寄书信母女绝情 免后患灭口杀妻	231
第十九章	黄婆拉纤勾瘦寡 仰脸女人色鬼追	245
第二十章	冷热心肠难摸透 真真假假肚子疼	258
第二十一章	见财起意重告状 叔嫂破俗定良缘	271
第二十二章	免除后患设圈套 勾引到手变情人	284
第二十三章	色令智昏后悔晚 二虎痛解霸妻恨	298
第二十四章	善者荣归恶者歿 鳏寡风月诚他人	310

第一章 鳏寡热恋屋檐下 昏聩之中甘解囊

年轻人知道恋爱，老年人更懂得爱情，只是各有各的情趣。

人们相传洼塘边上的鞠老望跟前院的汤寡妇相好了。每当汤寡妇去洼塘轰鸭子，老望就爬上墙头往汤寡妇那边望，随即颠出院子，去帮寡妇的忙。但他却往相反的方向轰，弄得汤寡妇半天也轰不出鸭子。从太阳压山轰到日落黄昏，到这时鸭子不轰也自动扭出水面，总不能在水里呆一宿呀！

汤寡妇要谢谢老望，老望说让她谢谢鸭子，要没鸭子他也帮不上这个忙。

老望从兜里掏出一支两毛多钱的丙级烟，腰里本来有火柴却偏向寡妇要。寡妇不会抽烟，又每天带着火柴，不知是什么瘾，在划火点烟的一瞬间，老望总要乘机摸一下她的手。

“别摸，你儿媳妇在墙头偷看哩！”

老望的两个儿媳确实趴在墙头偷看，还悄声说老公公想老太太了。大儿媳还告诉二媳妇看着老公公，二媳妇没搭茬儿。

老望在儿媳妇面前就象对待闺女一样，有时跟儿媳妇逗

眼还拍一下肩膀，极不严肃。儿媳妇对他有失恭敬，他当然也不挑理。老少辈之间处得挺和睦。只有一点，儿媳们对老公公有些怀疑：老当家的与汤寡妇勾勾搭搭，家里的钱财怕是要底漏。于是，两个媳妇就吹枕头风，撺掇自己的男人跟老头子分家。

枕头风比西北风硬，两个少爷被吹活了，便向老子公开提出分家。老望不知是儿媳背后撺掇，一翻眼皮：“分家？让我单过去？你俩媳妇都是我花钱娶的，要分家你俩滚蛋，把媳妇都留下帮我干活！”

家没分成，反落个家丑不可外扬的笑话。

老望今年五十八，三年前死了老伴，恩爱一辈子的亲人，一下子变成一把灰，掉了二年好泪，哪有心思续弦！近一年来不知怎么，春心萌动，也许是汤寡妇主动喊他帮助轰鸭子引起的吧？

老伴死后，老望总象一只猫头鹰，经常蹲在洼塘边的一棵柳树下，望着洼塘的绿色水面出神。而汤寡妇却误会了，以为老望有意于她，便主动求助，帮她轰鸭子。每次轰完鸭子，汤寡妇都撩拨他几句：

“老望大哥，你还想死的大嫂吗？死了死了，死了就活不了啦！有合适的，再续个老伴吧。”

“嘿嘿……没那心思，有几有女，续个老伴不好处啊！”

“谁管儿女怎样，一辈顾一辈，儿女有儿女的被窝，老辈人被窝空着，儿女不会寻思！”

汤寡妇这样一撩拨，老望晚上空着的被窝里就仿佛有活

物在跳动。而在此时，老望便感到汤寡妇的话是带有哲理性的真理。

汤寡妇两年前死了丈夫，她比鞠老望小八岁，正好五十。汤寡妇生下五个闺女，要不是计划生育实行结扎，还得生五个。最后一胎是双胞胎，两个丫头今年十岁。汤寡妇早想改嫁，让两个闺女赘住了。现在想嫁给鞠老望，又怕老望的两个儿子牲性。老望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大虎，一个叫二虎。这两虎在村里打架出名，动不动哥俩一齐上阵，干起来不要命，哥俩都被公安局拘留过。老望所以不让儿子单过，也是为控制他们。

有一次，大虎在人面上扬言，谁要敢做他的后妈，过门就把她掐死。此话传到汤寡妇耳里，轰鸭子时汤寡妇又传给老望。老望回家把大虎臭骂一顿。大虎也没服。

允许庄稼人发财的政策下来以后，好多脑瓜活的，一瓶不满半瓶摇的，平时不务农活当盲流的，通过各种渠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都发了财。老望的两个虎儿子自然也起了发财的动意，一心要做买卖，让老爹拿资本。老望哪能不支持，拿出一千元。没想到头趟买卖就赔进五百，没用十天，一千元赔个精光还拉三百元钱积荒。老望总结经验教训，说儿子没有经济脑瓜。看人家养鸡发了财，老望也让儿子养鸡，又拿出两千元投资，买鸡雏，盖鸡舍，就是忘买养鸡技术书，结果鸡快养大时，得了鸡瘟，一宿就死掉一半，两宿全死光。

老望在经济上伤了原气，收了发财的心。庄稼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外财不富命穷人。他认命了，还是种庄稼为

本。

全家六口人承包了二十亩地，春种秋收直到粮食上仓，也用不了两月的工。一年闲下十个月，干什么去？老娘们可以在家闲着，两个儿子一闲又该打架斗殴了，鞠老望就把目标放在房东涝洼塘上。

自古以来，这涝洼塘没有别的用场，方圆一百多亩，水草丛生，浮萍湛绿，全是蛤蟆的乐园。每到夏季夜晚，蛙声四起，一片喧闹。有时老望与汤寡妇在洼塘边偷偷唠几句知心咯儿，也受这蛙声的干扰。

“要把这涝洼塘改造成稻田！”老望这样打着算盘，一百亩稻田就能产稻八万斤，弄好了一年就成万元户！

算盘打得倒挺如意，可如何改造？人力、物力，总不能象吹糖人那么容易啊！

夜晚躺在炕上，耳闻洼塘的蛙声，老望又想起了死去的老伴。有她活着，可以帮他出出主意，可以帮他预料吉凶祸福，可以跟他一块打唉声。身贴身，肉挨肉，一翻身可以解个忧。

他不再想了，汤寡妇说得对，死了死了，怎么想也白搭，还是寻思活的有现实意义。

他掀开带着汗味的夹被，一翻身坐起来。月光照着他那丰满的脸和光亮的秃顶，他点燃一支烟，抽着。一闪一闪的火亮，从玻璃窗上反射回来。隔着院墙，他看见了前院汤寡妇的屋顶。透过茫茫的月光，又仿佛看见汤寡妇在房盖上蹲着，向他投过亲切的笑意。呀！他是不是天天晚上蹲在屋顶往我这屋瞧？嗯，那是很有可能的，真是个多情的人呢！我应该

过去看看，跟她说几句知心话儿。

他披上衣服走出门去。来到街门外仔细一看，哪里是汤寡妇，而是她家的烟囱。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想回去了，一股什么力量在鼓动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跳进汤寡妇的后院墙，敲响了后窗户。

汤寡妇问声谁，老望在嗓子眼答声我，随着心跳，发出的声音也是颤颤的。不过，汤寡妇听出来了是他的沙哑声，就急忙打开后窗，示意让老望等着。

后门开了，汤寡妇挽着衣襟走出来。老望的光临，出乎她的意料，她猜想一定有要紧的事。

老望攥住她的手，悄声问：“孩子睡着没有？”

“没睡着，还都醒着哩！”

“怎么办？就在这儿？”

“干啥呀？”

“唠几句咯儿。”

“我当你睡不着觉找我来呢。”

“是睡不着觉。”

汤寡妇把他扯到西房山的木垛旁，两人并肩坐下。女人摸摸老望的脸，随后偎在老望的怀里。

“你决定啥时候，咱俩变为一家人？”汤寡妇问道。

老望长叹一声：“这个决心很难下呀！我那个大虎是个驴！”

“要不你就搬我这儿过来，离开你那两个混蛋儿子！”

“有儿有女，你让我上你这儿拉帮套？”

汤寡妇“咯咯”笑。

老年人恋爱跟年轻人恋爱不同，他们的特点是不以接吻做为亲昵的主要表示，这大概因为人到了年岁，性爱的敏感区由嘴转移到手上了。

“我想发了财以后，再让你过门。”老望说，把汤寡妇整个抱在怀里。

“你怎么能发财呢？”汤寡妇以怀疑的口气问着，“跑买卖赔，养鸡死。还不跟我养这帮鸭子。”

“我想把房东的涝洼塘改造成稻田，种稻子。弄好了，一年就发财。”

“那得多少资本呀？劳力由哪来？”

“是啊，这些都是愁事！你能不能借我一点资本？两千块就行。”

老望知道汤寡妇有钱，五个丫头嫁出三个都没少要财礼，加在一起至少六千块。寡妇的男人是一个万元户的汽车压死的，赔款八千块。再加上寡妇知道以后的日子艰难，省吃俭用，那些额外收入都在银行存着。

现在老望要向汤寡妇借钱，汤寡妇正处于迷恋的昏聩之中，就含糊答应了。于是老望就更觉寡妇可爱，疯狂地稀罕起寡妇来。

“妈，你在哪儿哩？”女儿扒在后窗喊道。

“叫唤什么，我在这撒尿哪！”寡妇狠狠地揉搭女儿一句，从老望的怀里挣脱出来，整理一下头发，把老望送出后角门。

老望心满意足，来时没有借钱的打算，灵机一动，见景生情，没想到以情求助，汤寡妇便慷慨解囊。俗言有钱能使

鬼推磨，看来爱情也能让神拉车。今晚相会，也满足了渴望已久的需求。

他回到屋里，躺进被窝，倒是增加了很多心事。他答应了财娶汤寡妇过门。发了财来个后妈，两个儿子更该捣蛋了，不如干出身到寡妇那边拉帮套去。可这话怎向儿子们提出呢？他辗转反侧半宿，终于辘出个道道来：让儿子跟他一块治理涝洼塘，儿子肯定不愿干，就以此为理由，分道扬镳。

至于改造涝洼塘所需劳力，就不指望儿子了。有钱可以雇人，现在政策允许，还怕什么！

吃早饭时，他正式向儿子们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出所料，不光两个儿子，连两个儿媳都一块跟着反对。并在反对的同时，还带着对老望奚落、挖苦的口吻。

二儿媳妇说：“我就想不通，发财道有的是，咱爹为啥偏要把劲使在涝洼塘上？”

大媳妇嘴茬子尖刻：“那你还不明白？那涝洼塘有吸引咱爹的东西。”

“啥东西？”二媳妇不解地问。

“清汤寡水，蛤蟆鸭子，哈哈……”

“你净瞎说！”二媳妇没跟着笑。

老望气得蹬掉了碗底，真想骂大儿媳妇放你妈的狗臭屁，奈于不愿跟儿媳妇打架，没骂出来。

大儿子接着讽刺说：“你们不知咱爹心中的宏图大略，人家有一颗爱国心，要为四化做贡献，争当劳动模范哩！”

“放你妈那狗臭屁！”老望终于在儿子身上把这句话骂

了出来，“爱国不对吗？为四化做贡献不应该吗？当模范总比当罪犯强！”

儿子被骂住了，也被问住了。但从儿子的讽刺中他也得到一个启发。用乱套年月的话说，治洼塘这件事得“上纲上线”。只说为个人发家致富，向干部申请怕是张不开嘴，向信用社要求贷款也不是正当理由，雇工多了更怕别人说剥削。现如今社会风气，红眼病盛行，那洼塘臭烂百年谁也不寻思它，一旦有人把它变废为宝，便都把眼瞪成牛。

老望嘴上骂着儿子，心里“谢着”儿子。办成这件事是得唱高调。其实细一想也不算高调。一个人就得有爱国心。日本鬼子侵略东北，亡国奴的滋味自己是知道的。大虎他爷被鬼子抓劳工就死在乌牛尔。那时他才八九岁，妈哭瞎了眼，天天让他上东山望爹去，一望就是半天，把眼望出了毛病，走路都望天，长大了便得个老望天的绰号。

现在的中国多么称心如意，不受外国人的欺负，亿万人一条心，走国富民强的路，人人都为四化做贡献。可儿子们却把这些当风凉话，奚落他揶揄他，实在可恨！这些年轻人就怪底子不苦，才不知现在的甜。

老望在儿子、媳妇的奚落面前，发了一顿火，便提出自己要单过去。儿女们当然同意。不过两个儿子还要假惺惺玩一场两面派。说他们实在不忍心让老爹单过去，好象儿女们不孝敬老人，面子上也不好看。

老望说：“好看，我出去，你们就省着担心我给你们找后娘了。我真要续个后老太太，你们处不好，终日打架升天，那反倒不好看。这样很好。”

儿子、媳妇心里也都明白，老头子出去也是奔那汤寡妇，带不去什么财产。等到熟透了，走不动、挪不动的时候再回来，当儿女的当然要养老送终。

在农村老子跟儿子分家，都是儿子出去。眼下鞠家老少分家却是老子出去，此乃与理不通。儿子怕村中人议论，要向老爹问个明白，是怎个出去法。老望说：“我到外边找房子去，不用你们管。”

大虎问：“找谁家房子哩？”

老望说：“前院汤寡妇那儿有闲房子，花钱租一间。”

两个儿媳妇扭头笑个不停。

爹爹有了明确的落脚之地，况且又正是他们所猜测的汤寡妇那儿，便放心了。村中人不会猜疑晚辈不孝，而是老爹甘愿给寡妇拉帮套，这分家的责任就自然扣在老望的头上。

第二天，老望就把行李卷搬走了，还带个木箱子去。在搬木箱的时候，儿女们则犯了寻思，猜定那里一定有“老底”。两个媳妇私下议论一番，决定用二虎媳妇的新柜子把木箱换下来，可老望说什么也不换，他说自己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要新柜子没用。连锁都没开，自己就扛走了。

那木箱里确实有“干货”，却从来没跟儿子们露过。

那是一九五八年，双龙山修水库，老望是开掘溢洪道的放炮手，正好掘在一个古墓上，一炮掀开，崩出很多金银财宝。人们你夺我抢，老望只拾到两个小元宝，不显山不露水，偷偷藏起来。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水库指挥部，当众宣布古墓属于地下文物，财宝均归国家所有，动员拾财物者立即交出，不交者

事后查出要负法律责任。

老望有主意，他硬是没交，可是后来害怕了，查出没交的真进了法院，判刑一年。

老望没有被查出，不过也是忐忑不安好几年，经常做恶梦，说是被抓去了，是儿子检举的。梦到的东西犯忌讳，因此对儿子一直保密到现在。这事只有死去的老伴知道，老伴活着都没检举，死了更不能检举了。

隐藏起来的这两个小宝，实际上成了老望的包袱。他不知怎么处理，怎么把它变成钱，又不敢打听。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全家人菜粥都喝不上，小宝在木箱里锁着，只能当个精神支柱。

文革运动一来，有人提出这件事，老望又吓得半年没睡好觉。

以后好办了，跟汤寡妇归完伙，结成夫妻，可以用小宝；把汤寡妇的余钱换下来，让她保存小宝。至于死了以后，小宝落到谁手里，用不着操那心，人死了什么也带不去。小宝主人的更换是无穷的。

老望搬到汤寡妇的小南屋以后，并没立刻张罗结婚，人家还要装装样子，给外人一个好瞧。汤寡妇逢人便说，她把房子租给老望是为每月得点租金，添补添补娘仨的生活。老望在外边也一字不露以后跟寡妇有什么打算，只说自己儿女们对他不好，他嫌在家里憋气才搬出自己单过。两人都说得冠冕堂皇。其实老望搬去的头一宿，汤寡妇就钻小南屋去了。老望差点没让金钱豹给吃了。

有钱的寡妇对老望什么都豁得出来，对老望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至。每天早晨不等老望起被窝，寡妇就把打好的冲鸡蛋端过去，还要加上一匙糖。老望一直抽两毛多钱不带嘴的丙级烟，汤寡妇借口嫌味臭，给他换成八毛多钱的过滤嘴香烟，而且成条地给他买。老望好喝酒，但从来不喝好酒，都是毛把钱一两的散酒。汤寡妇说那次酒伤身子，净给他买三元以上的瓶酒。而且每顿都是四个喝酒菜。这样的福老望没享过，感动得当着寡妇面落了几回泪。

前个老伴死了以后，老望感到孤单，虽说有儿媳妇侍候，可照比汤寡妇岂止是天壤之别！老望亲身体会到，人到晚年有个知心的好老伴，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儿女怎么孝敬，也超不过老伴。他决定把他和寡妇的关系公开化，然后求个媒人，快点结婚。这样不明不白地往下混，村中人该有舆论了！

其实是瞒天过海，自欺欺人。

村中的舆论，在他帮寡妇哄鸭子不久就开始了。不过这个舆论无损于老望的人格，只是由此而引发到他与儿媳妇的不严肃关系，说什么的都有。

老望终于选定了一个媒人，是汤寡妇推荐的，此人姓张，叫张梦仙，村里有个大事小情都找他，写个请贴，书个挽联，看看风水，打卦抽签，都少不了他。他最拿手的是装神弄鬼，这个神汉还专门愿意给女人驱邪治病，尤其那些丧夫思偶，错配姻缘，看不上丈夫的女人得了病，请他医治，一般是不要钱的。汤寡妇丈夫死后，精神不振，他主动登门要给汤寡妇看看香。汤寡妇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吃饱喝足，摆上香案，哼哼呀呀一阵，却说死者把汤寡妇的魂摄了去，他要

把汤寡妇的魂拘回来。于是让寡妇把孩子都打发出去，插上门，洗净身子，光身躺在炕上，嘴对嘴给她拘魂。魂是拘回来了，却失了身子。从那以后，汤寡妇跟他甜蜜了几个月，后来张梦仙被公安拘留一回，才断了道。

现在鞠老望请张梦仙做媒人，自然不知道汤寡妇与神汉有前情。而张梦仙肯于应聘，也是冲着汤寡妇来的，借此机会不光捞点好吃喝，也能跟寡妇叙叙旧情。

汤寡妇给张梦仙做了八个菜，酒桌摆在老望住的屋里。喝上以后，老望才提出让梦仙做媒人。张梦仙满口应承，说这不算什么，只担个介绍人的虚名，两人有不好直接提的事，通过我给你们调合。其实内心里却准备唱反调，挑黄这桩婚事。他问过老望和寡妇的生辰八字，然后屈指一算，大吃一惊，说他们命里相克，不能成婚。迷信思想严重的汤寡妇一听，凉了半截。她痴呆地看了张梦仙一阵，然后用哀求的口吻说：“能不能再重新给我们掐算掐算？”

张梦仙说：“你们是水火相克，将来究竟谁能克过谁，这就不好讲了。”

酒后，张梦仙趁老望出去解手的工夫，对寡妇说：“你不能跟他结婚，他这火命不是野火，也不是灯火，而是灶坑里的火；可你哩，又偏偏是锅里的汤水，早晚要把你熬干啊！”

寡妇一想，我现在就成汤寡妇啦！彻底失望了。

张梦仙走后，老望看汤寡妇的情绪特别低落，便鼓劲说：“不听他那套，什么水啦火啦，咱该结婚还结婚，他不愿给咱做媒人，咱就不找媒人啦，明个咱就到乡里登记去。”